

明書



列傳三

儒林傳三

賀欽傳

賀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先成廣甯遂爲遼西人少穎敏沈厚好學喜讀近思錄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部給事中見陳獻章與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獻章既別尙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宏治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一

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大夫之於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甯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尙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挺身叛賊境或易儲君禁固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姐或邀功殺戮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

君誤國竄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尙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盛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其辭正德四年劉瑾括田遼東人驚疑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聞往諭之曰渠輩旣知悔卽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己而撫鎮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三

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謀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欽里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不務博覽專心經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其與聖賢之道多所申暢鄉人皆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精粹手不釋卷著易說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稱爲賢閭先生子士謠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丁璣傳

丁璣字玉夫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

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巖然早悟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長逾倍者皆尊事之吳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上疏言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奸側目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宏治初三原王恕爲吏尙書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三

可次第而舉恕聽其言欲引爲吏部郎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誣鄰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鬻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邪內艱服闋倪岳掌銓卽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翌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克養深粹居園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悚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

文主純雅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歧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齊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專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蔡清傳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氣質粹然筋力厲行動準古人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真派造益深而養之純

明書卷一百十三

四

發爲文章澤於仁義道德粹如也舉成化丁酉鄉薦第一登成化二十年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時王恕爲吏部尙書舉以爲屬祭酒邱濬時稱海內儒宗不屑一世每對人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於古人嘖嘖加款賞不釋口尋以母憂去任服闋仍補禮部乞改南又補吏部主事未幾以父老乞終養居父憂旣除擢江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以理學淑士類因出其作易四書蒙引授學者傳及四方咸宗師之虛齋說時仕江西者朝甯王皆朝服清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先是每朔望朝王俱次日始謁孔廟清力言不可徇舊例遂以初一十五先謁廟乃行禮時

甯王欲奏討護衛清阻之以是拂其意會都御史林俊有憾於王譏人因言清與俊頗厚王遂併怒清專謀學清使人騰謗京師欲以併壞之清歎曰如此誠慮一旦死於非命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其斯文責望之意而吾於身上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亟引疾乞休家居二十年始終一貧責負轉展數日之計乃常不辦歎曰此士之常也正德初起爲國子祭酒命及門而卒寔正德三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年六十六學者稱爲虛齋先生林俊云先生平日精力盡用之易溫陵造就可謂易學一時矣又云先生督學江右甯藩嘗予因譬介夫介夫引而

明書卷一百十三

五

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沒矣嗚呼介夫之不爲龜山非幸耶清嘗言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指故楊月湖稱之曰學識操履如介夫者纔不多見羅整庵曰蔡介夫中庸蒙引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

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學又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又且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矣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又曰異才之難得果舉業累之耶舉業不謂累人而人自累之異才之稱非必其聰明歷班馬而凌韓柳也賜之悟不若曾之魯存乎其學耳有其學則有其才今世學者其始也依所業以干進循文子套子熟時其體式如販者然多招奇貨以祈鬻於人而邊恤其貨之非己有也一旦登科入仕惟以是爲事脫六

明書卷一百十三

六

經四書如敝屣然故夫親民事職簿書既以不暇於學若彼選讀書職任絲綸者亦不過勤閱秦漢文而竊其似以號古作酷想韓柳文而啜其糠以淹文法視六經四書爲諦語曰濂洛關閩之言爲不足以藝於文而驚世駭俗也

張吉傳

張吉字克修餘干人生有美質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卽不敢違或口授之故事輒記不忘長從鄉先生學見諸生各治一經爲舉子業歎曰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乃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久而有得喟然曰道在是矣日務窮理致知卽聖

賢言語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朝夕不解尤以名節自砥礪故同類多忌投之惟教諭鄭重先爲之延譽成化丁酉魁鄉薦登成化辛丑進士高等除工部主事時左道李致省妖僧繼曉皆以術得寵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吉上疏請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因指斥二人之罪疏入邪黨切齒因譴撫其過不可得踰月乃噉吏部尙書尹旻貶爲景東府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皆畏避吉獨攜圖書數卷僮僕數輩出都門迢然詣任先是景東僻處西南極邊民風鄙梟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不能易其俗吉至首布令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反覆開諭間有不法者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七

亦薄示以罰約無再犯又夷人不知書吉手錄諸經章齋舍討論其中久之夷人馴服漸聞中國之化寓官舍政暇即取古聖賢教人修身之要分爲四門作慎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書之座右日以自勵時居景東未攜家室行陶土官謀爲置妾拒之尋以銀器數事爲餽一無所受已而陶亦遣子榮來學榮亦遂能善事父母以孝著宏治元年轉肇慶府同知陳獻章講學吉往還與之論深究義理辛亥都御史秦紘爲總兵柳升所誅奏逮赴京詔獄吉上疏代辯秦遂得白壬子進表入京庭謁吏部堂時尙書王恕雅知其名甚禮待之曰以之淑士有餘矣欲擢以提學不

果癸丑轉梧州府知府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士類賴之庚申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正德改元轉按察使明年轉山西右布政使尋轉廣西左布政使以忤權奸降兩浙鹽運使轉河南參政調廣西轉湖廣按察使癸酉陞貴州右布政使以疾乞休家居數年十三年戊寅九月甲寅卒年六十八吉嘗謂禮之大者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祀無用斟酌其行於家最爲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可喜可怒之事及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忌憚居家嘗訓子弟以節儉讀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嘗曰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吉早歲微偏於剛中年充養宏裕病且革必正衣冠端坐倦則隱几假寐楊廉贊云五經四書深契奧妙呂陸是攻各鍼其窾及觀所著有闢佛學論古城集貞觀小斷陸學訂疑

楊廉傳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二十二年進士爲南京給事中建議多國家大體邊防要務宏治十三年陞南光祿少卿轉南大僕少卿晉南通政使正德七年轉順天府尹平糶減役裁諸冗費愛人節用有聲京輔稱清十年進南禮部侍郎尋進尙書大禮議起同南九卿具疏請孝宗母昭聖以崇正統一本之義疏出其手廉好學能文負時名吏

明書卷一百十三

八

事精敏性耿介恥回互論事多據經義通達古今淵源自六經權衡程朱低昂百氏故其發之詩文鑒鑒乎先儒之矩度尤薦好程朱之書自修身施政以至文詞書札冠禮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淆雜人莫適從康輒舉二夫子言日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嘗復余子積論理氣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此言尤有獨見他理義多所發明卒諡文恪所著有文集奏議家規及皇明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錄等書

邵寶傳

明書卷一百十三

九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性度端雅有古風而氣節尤厲接人未嘗有疾顏遠色遇事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寶以數語竟之自當於理登成化甲辰進士授許州知州作新廟學諭諸生以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急民事躬課農桑做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為備荒計釐正糧籍士民稱便宏治癸丑夏六月許州小趙鎮有誣言龍骨出土中縱口道禍福以誑愚俗寶恐其久而惑民也取而毀之於廷杖巫而遣之舉動風化煥然改觀陞戶部員外郎時尙書周經劉大夏皆器重之章奏多出其手擢江西提學副使敦尙道義以身為教一時士風丕變遷浙江按

察使出疑囚振法紀正德二年丁卯陟右布政使轉湖廣左布政使振恤災傷奏蠲逋負民賴以全活者衆己巳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會劉瑾擅權仕者皆為往來寶獨一無所通瑾銜之數遣人撼以危言寶不為動瑾遂矯旨勒致仕遂歸寶於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心諸書開拓古今粹然自出機軸嘗曰願為眞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檢身誠切操履端節自登第至侍養一切餽遺例不苟受篋無長物惟圖書金石遺文蓄之甚富嘗取程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意乃博綜羣籍研窮有得著曰格子十二卷庚午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陞戶部侍郎辭不

明書卷一百十三

十

就乞終母養許之寶事母甚謹年踰六十朝夕不離左右如少壯時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起為禮部尙書時母尙無恙寶懇辭如初世宗不忍奪其志溫旨答之仍敕有司存問其母人以孝榮之尋卒諡文莊寶曾作章楓山祠堂記云天下之道德烏乎定定於一而已矣夫哉孔子萬世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也闢邪放淫勤一生以為任大閑立矣后數百年而有董子欲出百家於漢又數百年而有韓子欲去二氏於唐然其識與力皆不逮乎其志故泛然莫之能定也周子程子斷起於宋其識與力起然獨詣繼往闢微為世先覺而朱子繼之著書言行於天下久矣

先生以盛德重望弗貳弗貳而扶衛之意惓惓其間蓋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觀寶此記可謂後學指南者矣所著有定性說清政舉要容春堂勿藥諸書集其他簡端學史二錄都御史吳獻臣爲奏於朝謂寶耿耿迴瀾老益惇篤其毅然任道之心乎泰金稱之曰寶於家稱孝子於國稱名臣於世稱純儒傑然爲天地間完德君子

章懋傳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自幼識卓志遠不以科舉學累潛心大業慨然慕范文正之爲人尤持氣節而恬雅古樸造理

明書卷一百十三

淵邃以易舉天順壬午鄉試登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廷試高等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再四十日會朝廷有事元宵燈懋及莊景黃仲昭公疏諫言直切忤旨黜知臨武縣時稱三君子尋起爲南京大理寺評事陞福建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己任嘗因歲序卻桃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時事多掣肘不獲盡行所志乃議處番貨公通貿易聽民採礦等事嘗因行部積勞癰瘡成疾恐貽親憂歸志甚堅比考績入京遂乞解官時吏尙書尹旻慰留之懋辭益切尹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黷不老疾如何可退懋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

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之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尹爲之動知其志不可奪遂爲具奏得歸時年四十一比歸杜門事親暇日卽讀書講學甘貧守道其學一以闡閩濂洛爲宗要在精究而力行之不襲口耳不涉支離故雖真見獨到洞貫道妙其發之議論寔切當多有前賢所未發者嘗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又曰學者須大其心胷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家居幾二十年薦者無虛日宏治辛酉起

明書卷一百十三

爲南京國子監祭酒遭父喪時北學亦缺祭酒吏部尙書倪岳起謝鐸於北懋於南有旨聽終制遂虛位以待癸亥服闋起視事首開示諸生以近裏功夫謹築度厲廉恥諸生翕然向風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尋上修舉學政條陳時弊正德改元又疏治要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不允是年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緘公移繳吏部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已而閩理擅政公卿多遭斥辱而懋已先幾去矣正德五年庚午起爲南京太常卿再辭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嘉靖初陞南京禮部尙書又致仕方璽書存

問使及門而懋卒年八十六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文懿
學者稱爲楓山先生自入翰林以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
官不過三考乞休凡十餘疏難進易退當於古人中求之
嘗懋論學術則云程朱久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出方能
救得論政體則云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
后政事可舉而行論風俗則云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
田呂氏鄉約庶可變而厚論居常處困誦伯夷叔齊餓於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論居敬自謂
於專一上見功覺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私論窮理自專
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大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三

約懋之學粹然一出於正大人皆以其不盡究於時惜之
蔡清與董遵道書云今聽先生一人堅卧林下保全令德
斯亦足壯士風淑士類而爲國家添一人物雖然託老釋
以亂正學假易簡以壞聖功天下且羣然而信之余喬云
謂程朱之後純無一語出於己固難稱爲自得之學謂程
朱論多非是則其狂悖僭妄不自量度可勝歎哉先生學
術宗依遠惟程朱是敬是信不敢少有違戾其視近時敢
爲異論之人匪徒獲罪程朱而亦先生之罪人也楊廉曰
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先生則欽華就實風節如
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既博復約嗚呼在漢東都爲

危言之叔度在宋鵲湖不立異說之伯恭

湛若水傳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宏治五年
壬子以書魁其鄉尋從陳獻章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
宗獻章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
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
赴南雍祭酒章懋試時面盎背論甚奇之十八年乙丑會
試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王守
仁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
崇輩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

明書卷一百十三

十四

國王黎闕卻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
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
與日給錢米開禮舍於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
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遠與言嘉靖初趨朝考九年滿陞侍
讀尋進南國子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尋
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彙爲獻納編
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尙
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於新泉三山二書院年逾七十
乞致仕許之所著有道學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
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

舊千百卷平生足迹所至必建書院祀獻章雖田莊亦然
嘗於所居天闕精舍祭贊尚書府立祀聖所置倉廩館穀
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
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
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
抵得之師門爲多獻章嘗謂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
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
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
以自然爲宗承喻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腳
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主

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
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
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授其得於指授者
如此卒年九十五若水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閔
俗侈汰定喪禮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
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
葬爲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
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羅僑

羅僑不知何許人孝宗時嘗爲台州府知府平生潛心理

學所養甚正著有潛心錄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趣有云
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
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
禽魚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
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卽斬絕之使根株
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充廣之使若泉達火
然其體驗於心身者如此可以爲儒矣

陳茂烈傳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宏治九年進士先瑞安人戍籍興
化遂居梅峯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主

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輟燈默誦不
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
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
師事陳獻章語累日甚喜獻章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
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
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
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愧服時郡守嚴擊强豪徐輔
以寬當道尙深刻徐開解得寬霽選授監察御史袍服模
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尙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
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茂烈劾尙書去崔竟留遂以

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牀敝席不辨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盞妻子服食蠶繭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其涼薄皆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養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七

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備貧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尙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之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甯之流也

羅欽順傳

羅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格雅粹慈登宏治癸丑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先是不知所謂禪居京師偶遇一老僧因向叩佛由僧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子樹欽順意其必有所謂遂爲之搆思徹夜不寐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覺流汗通體若有所得既而取禪家證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凡幾年已而漸歸於聖賢之道多有覺處至宏治十三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尤篤志問學凡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諸大儒語錄未嘗一日去手久之喟然嘆曰昔兩程

明書卷一百十三

六

張朱早歲皆嘗學禪亦皆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已力排痛闢又曰朱子象山爲禪學蓋見之審矣自後欽順始悔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理也遂研靡體認於道心人心之說盡心知性之說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與正德三年戊辰以忤閹瑾落職爲民庚午還職辛未轉南京太常寺少卿晉南京吏部右侍郎十六年辛巳春召爲吏部左侍郎條奏久任良法併及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嘉靖元年陞南京吏部尙書以父年踰八

十乞休歸養尋以父憂服闋起爲禮部尙書改吏部尙書皆力辭致仕許之欽順嘗追悔早年受學不過爲利祿謀年幾四十始慨然有志於道雖已脫然自謂苟能粗見大意亦庶幾無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之多病工夫難得專一及是家宰命下人多榮之欽順力不肯拜命家居謝客不涉城市又潛心二十餘年每日道之在是乃爲有以自信者何蓋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固當沛然是之

明書卷一百十三

九

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尋卒祭葬如例諡文莊欽順信道最篤一於尊朱子以上邇孔孟之傳遂得其正宗又於諸佛書尤多博覽欽順以其似欲亂我之真常辭而闕之曰釋氏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旣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卽知覺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又云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

之耳目其得罪聖門實甚而近世之談道者或猶陰祖其意往往假儒書以彌縫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先是陳獻章好隱談學人疑其禪獻章之言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欽順深詆其說之禪獻章之門人湛若水嘗致書欽順曰公指白沙先師爲禪水謂白沙先師非禪也先師教人初以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標的又以明道學者先識仁一段末亦以孟子此段爲存之之法及水自思得因稟問天理二字最爲切要明道云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李延平教人默坐微心體認天理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三

水以爲天理須切體認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便合得先師喜曰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者此輩何患不到聖賢佳處夫禪者以理爲障先師以天理之學爲是其不爲禪也明矣欽順復書曰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云非是顧其所認以爲天理者未見其真切也僕安得而不疑乎未幾王守仁又倡致良知之說天下高明士多從之者守仁之言曰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則是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欽順以爲此非學欲致書辨之而守仁卒因嘆曰王湛二子皆與余相知於王

嘗相與論文而未細忽焉長逝可惜也湛則會晤絕少音問亦稀然而兩家之書余皆得而覽之區區之見終未相合蓋憂彼說長而正學愈漸滅矣世之士有喜禪者聚徒談禪而程朱蒙詬於是欽順又著論曰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乘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嘆耶先生著有困知記多辨近時學術之非

胡鐸傳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性質直謹厚言知不出諸口晚造詣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三

正大力排異說先是以易領浙江鄉薦第一登宏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正德初以忤閹瑾出爲河東運副勵清節變頽風轉福建僉事去之日民咸焚香注水禱之爲立生祠入閩守建甯獎儒雅雪冤獄政迹卓然巡按御史疏其事二十條聞於朝下爲政式不報三年滿進副使督福建學設科條正風俗士子翕然不變人稱胡道學又謂小夫子在閩時同列有以術試鐸者鐸不疑其詐久之且曰胡公篤實真古君子也嘉靖二年癸未以母憂去徒跣奔喪哀毀踰制坐卧一小樓三年足跡不至城市官府服闋除順天府尹改南京太僕寺卿居滁陽地僻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三

事簡閉門著述作典學說的異學辨及天文地理律呂醫卜兵陣諸書各有辨正十二年内申秋七月寢疾忽舍後星殞紅光燭天翼日鐸從容衣冠卒於官舍年六十六朝廷遣官諭祭葬大學士顧鼎臣稱之曰闕邪崇正如吾時振聖賢之道有不明者乎信言篤行如吾時振聖賢之地有不到者乎孫燧每曰閔公撰書皆立正心崇正道講正學而闢禪佛者也我朝自薛文清公後僅見公一人而已黃子巢曰文學有曾子固篤實如司馬光房無待妄宅無樓臺信謂趙清獻一人鐸痛時多宗陸子靜者倡知行合一之說作異學辨爲錄其略首曰象山異其所學好靜厭動是內非外心不盡而欲其存性不知而覲其養此學之所以爲異也是以老太極墨西銘蔽錮伊川而支離其學又云昔列禦寇託爲孔子告顏淵之言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欲其不分所以不用也不用則不知而自爲無不知也象山亦曰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爲不肯不爲而又繼之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以爲堯舜可以不用不爲爲也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夫不用而不知以用近於二故不用也不知而不爲以爲近於用故不爲也其功惟在於不用而已謂之知行同功可也謂之知行合一可也然非吾儒之學也堯性之者也名其德者但曰克

明而已舜於禹始以惟精惟一告之大學之格致知也卽惟精也誠正修身行也卽惟一也昔傳說之告高宗又以非艱惟艱別之孔子之告哀公又以三知三行別之是又其顯然而明較者烏得而混之嗚呼古之人惟恐人之不知而今之人惟恐人之有知其示老氏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之意歟或舉象山晚年悔悟書張魏公能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能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分爲兩截始悟夫知行之爲一而不可分鐸曰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力行先須知夫致廣大極高明者所以存其心涵養也盡精微者致知也道中庸者力行也誠如象山之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三

言則存養無施於靜居之時必待致知力行而復爲之然則君子戒懼於不聞敬信於不言不動者將屬之盡精微耶屬之道中庸耶象山非特欲廢乎知又將并存養者而廢之惟欲歸於不用而已哀哉或曰然則不待存養之定而後致知知之盡而後力行歟鐸曰非也朱子嘗推程子之意矣三者以涵養爲主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然亦須一時並行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或又舉中庸天命以至位育未嘗言知蓋以存省之中自有知象山略乎知而惟從事於存省蓋有得於中庸者鐸曰象山止求於一心之念慮而欲廢其他於此而偶有見焉遂謂

知行之功一舉而可以兼得其爲惑也深矣或又舉象山之言有曰踐道則精神又曰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此皆其近理者鐸曰彼以精明生於踐道一卽爲涵養此皆混合之意但讀者不知耳彼雖不廢知而其所知者不由致知而得皆其意見之偏不若不知之爲愈也朱子嘗告張南軒曰子壽兄弟欲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其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王守仁翻刻古本大學獨宗陸氏格物之說而訾程朱鐸辨曰萬物一源者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三

也象山之學異異於惡物者也惡物不已遂以格物爲玩物又以絕物爲格物以物爲外而欲絕之則萬物皆非我矣象山以程子格物之說徒使人玩物以喪志嗚呼自鄒孟氏沒而大學之道不明學者茫然不知所謂格物者爲何事往往雖有求道之心而昧所從入程夫子出始發其旨以教人夫然後學者乃知格物所以窮理如繳而射者必先明乎的如既而行者必先視乎地象山反厭窮理之煩而欲誣其說何耶或又引明道嘗以玩物喪志箴上蔡爲言鐸曰明道正以其徒務博而不窮天理也苟博學而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奚其喪或又曰象山嘗令徐

仲誠思萬物皆備於我是亦以物爲我有也何謂外而絕之鐸曰孟子云物備於我非爲有外也必心體乎物而後能誠象山言我有物非假乎外也必心不累物而復能誠故其告徐仲誠曰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語則似是而實非也毫釐之差已判於此矣象山以讀書之累心無異於外物之累心故欲內絕乎想外絕乎書曰只此是格物非絕之而何象山之言曰汝耳自聽汝目自明又曰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蓋言吾心與耳本自有知豈非釋氏以聞見緣覺爲外必如亢倉子七竅自覺五臟所知方謂之在內耶程子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也苟專求之

明書卷一百十三

五

心而果易簡也孔子當先爲之矣何以曰思不如學也嘗聞讀書窮理之要也張子曰書可以維持此心象山願以爲累心何也孔子施教先之以詩書子路曰何必讀書則侯以絕之象山乃欲廢書嗚呼學之晦也豈不以多說之亂之也而誰歟或人又述朱子與劉子澄書亦云始知言語文字之外別有用心處是其所見亦以讀書之能亡羊而去之也何獨非乎象山哉鐸曰朱子答子澄之書正以其專事編綴異學以爲業而無日用切己之功乃託爲自貶之詞以箴之觀其前後諸書豈真欲廢其言語文字耶或又謂象山之欲廢者諸儒之傳註也非古訓也故常言

秦不廢乎道脈至漢而大壞故以讀伊川易傳胡氏春秋傳范氏唐鑑爲陋說蓋曰六經皆我註腳固已贅矣又復讀註腳之傳註不亦糜弊精神矣乎鐸曰遺經之難知矣傳註之翼經也尙矣馬遷述古史之言曰孔子傳禮記否則儀禮之喪服非子夏之傳乎否則大學誠意以下之傳非曾子之意乎否則十翼非夫子之傳易者乎程子易傳序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子憐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以求源此傳之所以作也若夫漢儒雖非伊洛之比其於傳經明制度辨名物功亦博矣使當時而無此則後世亦將何所取以證而折衷之且老莊之教

明書卷一百十三

五

尙虛無滅禮法爲我之過而不擇義利惟適意者取之楊氏申韓皆其流也秦以其教而遂至焚書晉以其教而基亂華之禍象山不此之追議而反罪吾儒且曰漢禍甚於秦亦見其自比於僭王猾夏說淫亂而助邪以攻也象山之欲廢書我知矣蓋其於書初不甚解慮乎有問之不能答而見誦於門人也乃豫爲是言以禁止之學者歆其易簡之說而靡然趨之卒至塗其耳目而不知其賊夫人之子也象山常教人曰格物者研究其理但不究於物而物究於心去其人欲而存其天理噫研而究之者擇善之功去而存之者克復之事象山不知天理人欲者焉能去而

存之何也象山以天人而分理欲非也象山謂樂記論語分別天理欲之言皆根於老氏則其於理欲之介混淆而不欲區別者矣平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豫究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至於酬酢之間須臾之頃方欲去之存之其爲義外而襲也甚矣烏得以是而反譏訕夫精義者哉自象山之倡爲是說也而近世之解夫格物者遂恣竊橫議而莫可禁止惟訓格爲正取尙書格正孟子格其非心爲義以爲有證而實非聽者是之而不知其悖理甚矣或又曰格物者非正心也所以誠其意也象山有言曰誠意者毋自欺也總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夫物有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三

所蔽斯意有不誠惟格而去其蔽則誠而明矣是得其用功之要者何子不憚煩而必瑣瑣之窮理之務耶鐸曰此正象山之學之蔽也非大學之道也今如其言以誠意代乎格物而移於致知之前以致知不爲擇善而移於固執之後非其序矣且自誠而明者非性之而聖者乎聖人無欲者也既曰猶有欲之可去則未至於聖矣欲其自誠而明有是理乎而其異學辨下篇力辨陸學之難於佛老鐸曰禪家之言曰見性是佛作用是性夫天命者太極之流形也其在於人爲性卽所受於天之太極也而禪以作用者當之象山於禪學中認取其昭昭靈靈能作用者爲太

極是以氣爲性矣是以形而下者爲道矣至其論學惟曰端坐拱手完聚精神是其所以爲學者惟欲見於己而已矣又曰余觀象山自鵝湖辨論之後亦兩致書於朱子自訟前日偏見之說而朱子戲謂其自慈嶺帶來故其再會之間辭多斬屈余竊意欲有逃焉而未能者也或有問人於子靜不謂之禪而謂之異學者何鐸曰禪者靜也佛老之通學也象山之學之駁正韓子所謂雜佛老而言之張子所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者禪亦不足以盡之二氏之教虛無寂滅體若相近而用則大異老氏絕念去知而以微明爲用是猶役其情於權謀詐術者釋氏則并其情

明書卷一百十三

三

而滅之象山凝神爲學老釋其心獨儒其言若良心若仁義若四端必以爲口實聽之似是而非也虛而不受寂而不感於二氏之體則同之矣而又以擒搦乎人爲用是又純用老子之術而非吾儒道德齊禮之意矣或又問象山乃終身不合以流於異者其故何在鐸曰象山嘗自言其性好與人異也而其所以爲學者其誤又非一端昔朱子謂子靜之學只在不知性有氣稟之雜余謂此特其一也又其一乃讀書入門之誤又其一乃自廣狹人而不知取善於人之誤又其一以養知卽爲致知之誤又曰於其問仁象山獨謂顏子用力甚難夫子答之猶下克己二字仲

弓 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夫子但告以出門如見
大賓數語嗟夫同己者則進之而異己者則退之象山之
見其異乎人之見歟

明書卷一百十三

无

